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四十回 高小姐山上贈金 趙知府舟中送酒

且說白楊樹上被綁的車夫望著四個公人罵道：「都是你們這害饞佬，貪吃美酒，誤了正事，帶累人跟著受罪，這可瞪著眼等死罷！」數數落落，連哭帶罵，那四個公人勒著嘴說不出話來，只好肚子裡乾鼓。直等至第三天，餓了個肚阮藍悶，鬧的滿褲子裡鮑鮑史唐，才來了一個行客，把他們解下，問其緣由。公人說：「我們解了一個犯人，店中遇著一人，如此這般劫奪去了。」客人說：「可曾問他姓名？」公差說：「他姓談，行九，表字無職。」客人哈哈大笑道：「列位當面被他取笑去了！這那是他的姓名？貪誤事，明明是句譏諷，可惜列位不曾識破。」公人聽了，一齊跌足，後悔無及。少不的奔回本縣，投堂領罪。昭文縣尹只得派人捉拿黑、紅面色之人。且說那夢鸞小姐救了曹生，三人一口氣跑了三十餘里，瞧見面前一座土山石，碑上刻著通江嶺三字。小姐催馬上，四下一望，西邊不遠一道大江，周圍並無人跡。小姐下馬說：「曹兄何不在此少歇一敘？」曹爺應道：「最好。」遂下馬上嶺。青梅拴馬樹上，二人敘禮，坐在石上。曹爺說：「萍水相逢，蒙談兄厚愛，施德救護，使小弟何以報答？」小姐說：「些小微勞，何足掛齒？小弟並不姓談，姓鸞，賤名夢高。只為家君有事遠出，弟欲越嶺看望，不意得遇吾兄，乃三生之幸也。請問吾兄，令友改扮裝女，所穿之衣可是翠藍顏色，青帕包頭，騎一匹黑馬麼？」曹爺說：「正是不錯，鸞兄何以知之？」小姐就將昨日柳林搭救女子之事說了一遍。曹爺驚喜非常，連忙作謝道：「不但小弟蒙恩，敝友又復受惠，真使小弟感荷不盡！」小姐道：「兄長目下意欲何往？」曹爺道：「雁門關鎖總海公乃敝友的母舅，弟欲一路追尋敝友，一同還去投奔那裡存身。」小姐道：「兄長身邊可有盤費？」曹爺道：「行李都在馬上，彼時到了衛家，匆匆之際，未曾解下。小弟中計被擒，次日聽說馬踢死了衛家婦人，揪羈而跑，敝友追出門，不知所之。小弟聞得敝友得脫，心中甚喜，救他一場，得其遠遁，弟之死活已付度外矣。」小姐聞聽，也不再言，站起身來，取下被套，打開行李，取出紋銀百兩，黃金兩錠，遞與曹爺，說：「兄長得此可作路費，去找令友。凡百謹慎，俟時待命。自有發達之日。小弟就此告辭。」曹爺並不推辭，接來揣起，不覺長歎道：「歎我曹警有知以來喜交友，只說我心如此，人心必是這般，凡遇朋友有事，弟即捨命出頭，盡力救援，空傳個好義的虛名，不料反受了契友之害，投宿衛家，竟找了一場殺身之禍，不覺把交友之心了對半，自謂天下無人可交矣。今見吾兄愛友之心猶甚於小弟多多矣，又不覺自慚鄙懷之淺。自前日與敝友失散，不由刻刻懸心，今又逢吾兄，自此一別，後會無期，這一段良友相思，使小弟如何禁得？」說至其間，那虎目中的痛淚紛紛望下亂掉。小姐一見，也覺有些心酸，說道：「兄長，你我乃丈夫也，不可作此兒女之態，俟皇家用武之時，便是咱弟兄出頭之日了。兄請上馬，小弟還要目送一程。」曹爺無奈，只得作別。

心直性快曹文豹，那曉佳人是女流。情長義重難割捨，不由一步一回頭。牽掛公子無下落，只得催騎向北遊。青梅小姐在山坡站，齊睜俏眼閃雙眸。看著他穿過榆林去的遠，轉身牽馬下荒丘。一面裡走著說已往，佳人有語叫丫頭：「咱們如今惹下禍，官府一定要搜求。」青梅說：「這也無有別的法，不過是連夜急行緊緊溜。」小姐搖頭說：「不怕，我有個仙人換影的巧機謀。咱們到河中洗洗臉，管叫那捕快迷了頭。他不捉拿黑紅人兩個，誰能參透這原由？」青梅拍手連說妙：「到底姑娘想的周。」主僕倆說著來至河堤下，腳踏偏羈把馬收。一齊蹲在淺水處，取出白巾把面揉。登時退去隨人異，顯露出玉面蓮腮花兒羞。這才上馬朝前走，眼看著夕陽漸漸下林幽。青梅說：「一望長江無邊際，今夜裡卻往何方去宿投？你看西北角上浮雲起，這回兒有點子冷颼颼。萬一下雨怎麼好？淋一個批丟吧答像水鷗。」這青梅念叨叨不住口，小姐說：「好他娘的碎丫頭！事已至此無可奈何，出門人兒難自由。少不的順著江岸朝前找，大料著前邊有碼頭。」他主僕望前緊走三四里，佳人心內暗發愁。眼看著紅日銜山沉海底，東方明月照高樓。正自躊躇心納悶，但只見江中隱隱露燈球。他二人緊撒一彎留神看，見大小船隻水面浮。

主僕二人一齊下馬，青梅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往下一聲招呼：「船家搭跳，我們是行客，錯過宿頭，且在你船上存宿一夜，明日多送酒資。」一言未畢，船上人聲斷喝道：「瞎了眼的野囚！這是府尊太爺的官船，難道你看不見官衙燈籠麼？誰許你來投宿，還不走開！」

原來這位府尊，就是那三河縣趙梁棟，選了知縣，為官清正，數年之中升了汀州府尹，水路上任。一隻大船，四隻小船，灣在通江嶺南邊。老爺方要安寢，聽得人聲，從船窗往外觀瞧。此時八月望前，月明如畫，看的明白，只見二人岸上站著，牽著兩匹馬，好似主僕光景，生的清秀瀟灑，令人可愛。老爺遂吩咐管家：「行路之人最苦是無處投宿，那小船上叫他存住一夜何妨，何必這等揚威呼嚇，以後不可如此！」家丁領命，出船招呼：「那個行客，我家爺憐你無處棲身，叫你在小船上權宿一宵罷。」船家向前搭跳，小姐、青梅牽馬上船，向著管家說道：「求掌家轉老爺，小生蒙恩，理當面謝。」管家說：「老爺已安寢了，不消罷。」當下船家把主僕領至小船，將軍柱上拴了坐騎。船家說：「相公請進艙中睡罷。」小姐看了看那艙中卻是幾個護送兵丁，橫躺豎臥，倒在裡面。小姐說：「掌家自請方便，我們就在這艙棚下睡罷。」行李解下，鋪在船頭。只見那個管家走將過來，左手端個珠紅圓盒，右手提著個小小銀壺說：「相公，老爺說想必還未用飯，這點飲食奉送充饑。」小姐連忙致謝。青梅接來，管家轉身而去。當下打開盒蓋，那裡邊兩碗肉菜，四對饅首。主僕二人用了些兒，剩下的連酒都與了船家。船家拿到艙中自吃去了。這裡主僕二人坐在艙棚之下。

他主僕斜倚艙板上，不敢貪睡強睜。只聽得岸上草蟲聲細細，波心魚躍響連聲。不多時月轉西南交半夜，後梢鐘鳴已三更。這小姐神思困倦身歪倒，手攢著劍靶眼朦朧。恍惚間岸東恰似人行走，忽聽一陣哨子鳴。小姐翻身忙坐起，手推青梅說「你聽」。丫環抓起銀妝綢，主僕兩個各睜睛。但只見彪形大漢十幾對，上下渾身一色形。一直竟奔大船上，手舉銅鋒耀眼明。一個個咕咕咕咚朝上跳，怪叫吆喝猛又凶。「趙官快把金銀獻，少若挨遲活不成！」用刀亂把艙門砍，連聲響亮令人驚。小姐著忙說不好，船頭上不比平地怎交鋒？忽然想起懷中物，伸手忙拔龍尾釘，將身隱在艙棚下，苗頭對準下絕情。照著那砍門的強盜頭上打，惡寇不防中雁翎。哎呀一聲仰面倒，翻身一滾落江中。說時遲來那時快，這小姐一連打倒六七名。有一個強盜大叫：「眾兄弟，那邊船上有奇能，快些過去齊動手，莫叫他佔上風。」說罷上前才要跳，青梅女雙鋼高揚往上迎。手起鋼落一聲響，為首的賊人腦髓崩。小姐手舉青鋒劍，亂舞梨花冷氣生。主僕倆劍鋼飛揚急又快，賊人一半赴幽冥。心虛料想難取勝，大敗失機跑似風。主僕上岸朝前趕，月色當空照的明。趕上的鋼下傾生劍下死，離遠的都被神釘把命傾。剩下幾個逃命去，抱頭鼠竄去無蹤。離岸跑了多半里，高小姐止步開言把話明。

說：「青梅，窮寇莫追，不必趕了，饒了那幾個去罷。」青梅依言，收鋼回身。主僕二人來至船上，聽了聽各艙中靜消無聲。

原來趙老爺起先夢中聽得聲息不好，剛然要問，又聽得砍門（口克）歎之聲，方知是大盜前來的打搶。老爺壯著膽子連連呼喚家丁擋賊。那些家將兵丁聽得是強盜來搶掠，一個個嚇的篩糠打戰，用被蒙上腦袋，還怕強盜看見，那裡還出來救護？及至小姐、青梅與賊動起手來，兵刃喊殺之聲，驚心振耳，還當是眾家將兵丁與賊打仗。後來聽得漸漸聲息，半晌不聞人聲，正自納悶，忽聽艙門外說：「老大人多有受驚，晚生救護來遲，取罪不小。」趙公問道：「外面是那個說話？」小姐說：「就是方才投宿之人。如此這般將強盜誅了一半，那一半逃命去了，已經遠遁，大人只管安心。」趙公聽了，心下這才明白，感之不盡，遂喚起丫環，秉燭開門。夫人與小公子戰戰兢兢，也都起來。老爺連忙迎至小姐面前，深打一躬，道：「若非壯士虎威救庇，學生一家不知所終矣！」小姐連忙打個半跪，口稱不敢。老爺用手相攙，「就請壯士進艙一敘，好叫拙荊、犬子拜謝活命之恩。」小姐謙之再三，趙公一定不肯，小姐只得依命走進艙中。夫人帶著六歲的公子過來拜見道謝，小姐也行參見之禮。老爺讓坐，吩咐看茶。

此時那些管家兵丁聽見無了事了，個個悄悄溜了來，都跪在簾外叩頭領罪。趙公大怒，罵道：「父們這一起膿包奴才，平日豐衣足食，瞻養爾等，及至主人有難，竟自袖手不救，其情可惱。俱該打死！那四十名護送兵丁更又可恨，既然習武吃糧，身邊豈無三

合之勇?畏刀避箭，不敢出頭；既然怕死，不必當軍，明日行文，俱各革退，今日每人先打二十大板，連那些家將奴才，一個也不可恕！」當下趙公越說越惱，就要重打。只見小姐站將起來，深打一躬，道：「望老夫人且息雷霆，容晚生一言上稟。」老爺連忙站將起來，還禮道：「壯士請坐，學生聞教。」小姐道：「他等失於救護，使老夫人受驚，理宜重責。但只一件，老夫人還須原情。細想下兵丁能有幾何本領，強寇之威勢如虎豹，若與力敵，何異以羊鬥虎?他們並非貪生怕死，自知少不能敵，望老夫人看晚生的薄面，饒恕這次罷！」趙公道：「最可惱者，若干人等並無一個出頭，可惱極矣！」小姐道：「他們不出來的很是，到免老夫人一番尤悶。」趙公道：「卻是怎說？」小姐道：「彼時若要出來，一定被賊寇傷損幾個，老夫人豈不痛惜哀憐?怎似此時風波已過，惡寇伏誅，人人俱各平安?這是伊等深解趨吉避凶之術，得保無虞，老夫人理宜歡喜，怎麼到發起怒來？」一席話說的趙公怒氣全消，微微含笑道：「罷了，且看壯士尊顏，記下這次大過；再要如此畏縮，一定處死！」那些管家兵丁聽得此言，如放赦一般，連連叩首，齊謝老爺開宥之恩。趙公喝道：「若非壯士講情，將狗腿敲折!還不與壯士叩頭？」家將兵丁一齊答應，轉身向小姐跪倒，亂碰響頭一陣。小姐連說道：「不消，快些起來。」

當下趙公吩咐擺上酒宴，與小姐把盞酬勞。又命管家外艙設酒，款待青梅。飲酒中間，趙公道：「學生粗率極矣，還不曾請教壯士仙鄉何處，貴姓高名。」小姐道：「晚生姓李，漁陽人也。」趙公道：「這等，與學生正是同鄉。李兄既居漁陽，那小燕山下麒麟村內有位長者鎮國王高老先生可認得麼？」小姐道：「高鎮國與晚生一村居住，怎不認得？」趙公道：「如今他府近況何如?還有何人？」小姐道：「一位夫人，一位小姐。」趙老爺道：「他有位公子，算來有十幾歲，怎麼李兄只說有位小姐呢？」小姐說：「原來有一位公子，早年失去了。」趙公聞言，二目中撲簌簌落下淚來。歎道：「高兄好人，不意落此一步收場!蒼天，蒼天!何故不佑忠臣善士！」小姐道：「老夫人如此關心，莫非與高公相識麼？」趙公見問，拭淚開言。

口內長吁壯士：「提起舊話我傷心。我與燕山高鎮國，還有仁和寇翰林。三人結拜為兄弟，義氣相投似至親。在京中無有一朝不見面，高兄長雖是武將甚通文。我三人得暇之時會一處，痛飲談心論古今。彼時候選京中住，客囊蕭索手中貧。深感高兄情似海，時常義助贈金銀。到後來高兄喪偶辭官去，回歸燕地葬夫人。從此弟兄分了手，雁杳魚沉少信音。前者得知兄長信，才曉得身遭奇禍去充軍。但恨我心餘力弱難搭救，不比當朝近御臣。我只說還有盟姪接祖脈，不料恩兄斷了根！」趙公說著淚如雨，夢鸞小姐好傷心。不好掉淚強扎掙，慢啟朱唇把話雲。

說：「老夫人也不必傷心。自古道：吉人自有天相。」趙公又問道：「李兄行此遠路，有何貴幹？」小姐答道：「晚生別無他事，遊學訪友，玩水觀山，看一看天下的勝跡。那高千歲待晚生亦有厚德，意欲越嶺一遊，到那裡看望看望。」趙公道：「李兄去不了的了！」小姐驚問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趙公道：「不知因何，那呂相新近上了一道條陳，說那被斥的文武諸官，不可令其子弟親友人等訪尋探望，恐其眾滋事，與國不便。聖上准奏，降旨一概禁止，如有不遵私行探望者，諭著本州縣察訪擒拿，斬首示眾。昨日旨到，是日各處都要黏貼了。」小姐聞聽此言，轟的一聲變了顏色，恰似涼水澆頭，半晌無言。腹中暗暗叫苦：「我只說奔至嶺南，父女見面，萬苦千辛，好容易來至這裡，偏偏就遇著禁止傳示出來。聖旨煌煌，怎敢違背?如今進退兩難，卻往何處存身?細想斷無回家之理。」那夢鸞小姐雖是百分聰明之人，到了這萬難之際，就無了主意。低頭暗想，默默沉吟。

趙老爺看出光景，問道：「學生言及此事，李兄面有不豫之色，卻是為何？」小姐見問，心中付了一付，站起身來，深打一躬，說：「叔父大人恕小姪欺誑之罪，晚生非是別個，方才所言鎮國王高公就是家父。彼時家君被禍之日，小姪深染沉痾，昏迷不知人事。及至病好，方知家父已經南去，故連夜趕來。自春至秋，受盡風霜之苦，指望骨肉重逢。豈料又有此信，使小姪聞之，肝膽皆碎!意欲回家，繼母不容，置身無地，如何是好？」說罷，失聲慟哭。趙公聞言，驚喜非常，帶淚含春，連說：「好，好!原來就是賢姪，我恩兄有此後人，不愁異日之業也!賢姪勿憂，若不擇嫌，何不隨老夫到任，署中權住，耐時俟命?吾觀賢姪氣概，文武兩途皆可成就。遇有機緣，便是你父子重見天日了。未知賢姪意下如何？」小姐拭淚拜道：「若蒙叔父大人垂憐，小姪沒齒難忘，何敢推辭？」趙公道：「你我乃異姓骨肉，安用套言?明日一同起身便了。」